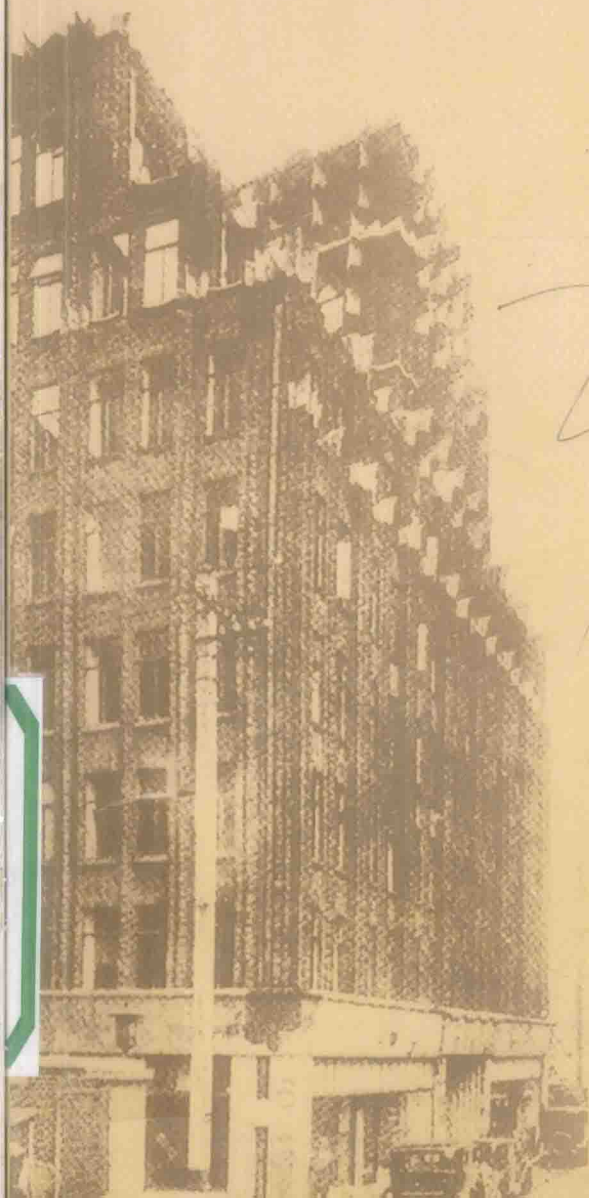


Hsia Chih Tsing



# 夏志清与 沪江大学

吴禹星 李亚林 编著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Hsia Chih Tsung



# 夏志清与沪江大学

吴禹星 李亚林 编著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夏志清与沪江大学 / 吴禹星, 李亚林编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 - 7 - 5486 - 0944 - 5

I. ①夏… II. ①吴… ②李… III. ①夏志清  
(1921~2013) —生平事迹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4889 号

## 夏志清与沪江大学



编 著—— 吴禹星 李亚林

责任编辑—— 李晓梅

封面设计—— 周剑峰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

地 址: 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电话/传真: 021 - 64515005

网 址: [www.xuelinpress.com](http://www.xuelinpress.com)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 址: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网址: [www.ewen.co](http://www.ewen.co)

印 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20 万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86 - 0944 - 5/K · 83

定 价—— 32.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 序

王 洞

2013年5月收到上海理工大学寄来的一个牛皮纸大信封,里面有吴禹星先生的短信、文章《同学少年多不贱》、夏志清成绩单及“Discipline”的影印件。他希望志清能解析一下成绩单的内容,志清看了非常高兴,可惜志清年老多病,就由我代笔了。志清1938年入学,1942年毕业,在沪江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基础。虽然“孤岛时期”在城中区商学院上课,没有享受过在校园与女友携手的情趣,但在他一生中,这是他最快乐的时光。

志清上有长兄济安,大他五岁;下有幼妹玉瑛,小他十四岁,中间两个弟弟夭折。济安常年在校住读,抗战时期,父兄都去了内地,家里只有母亲和妹妹,能谈得来的只有同学。同学中最要好的是张心沧、丁念庄、吴新民、陆文渊和王楚良,他们六人有一张合照,志清一直带在身边,除了他与父母、济安、玉瑛的家庭照外,这张照片常随他的文章上报或杂志。除了王楚良外,其他四友都在海外,一直有联络,特别是陆文渊在香港时,几十年如一日,每月帮志清寄钱到上海。我在香港时,见过吴新民,经商有成,最近几年,没有消息。陆文渊是唯一健在的人,现住旧金山。

据陆文渊说张心沧的功课最好,心沧在爱丁堡大学,也比志清早拿到博士,丁念庄也拿到了语言学博士,他们一双儿女都很聪明。女儿 Europa 曾在我家住过六个星期。心沧的姐姐张心漪在台大教书,她女儿费宗清曾在哥大读书,她来纽约总会来看我们,我们去台北也会拜望他们。他们班上第一名总是心沧,志清屈居第二,不及心沧,所幸他写了本《中国现代小说史》,获得好评,对研究中国文学起了很大的影响,得以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70年春季休假时,他请心沧代他上课,心沧拒绝了。1990年我们去伦敦,丁念庄带着儿女来陪我们玩了一天,我们到剑桥去看心沧,他请我们在大学俱乐部吃午饭,一点也没有看到老朋友的



喜悦。我对这位心仪已久的“才子”有些失望，他不像志清见了人，总是兴高采烈。

志清另外一位好友是王玉书，改革开放后才取得联系。他的公子允方 2003 年曾带着妻媳来看我们，每年新年都会写信报告他父母、王楚良、谭素琴的近况。谭素琴在福建，儿孙满堂，很幸福的样子。王楚良去年在医院里。志清在沪江最羡慕王玉书的是与低班女同学恋爱成功，毕业不久就结婚了，小夫妻非常恩爱。他自己追女孩子，屡屡失败。其中最让他倾心的女子是刘金川，他那篇《初见张爱玲，喜逢刘金川——兼忆我的沪江岁月》刊出后，也与刘女士联系上了，她就住在纽约。我们每年见两次面，志清追她时，她已订婚。婚后，她去了台湾，她丈夫乘“中兴轮”赴台失事，她只得返沪，后来嫁给陈森，是福建肉松的小开，“文革”时吃了不少苦头。她去世时，我们因为要去做肠镜检查，没有去参加她的葬礼，很遗憾。

志清小时，胸无大志，只喜读书，倒是济安觉得一个书生不教书是没有前途的，1946 年把他带到北大西语系做助教，适逢校长胡适弄到李国钦奖学金：文、理、法各一名，资浅的教员、助教都可报考。志清凭他的一篇写布莱克(Blake)的论文得到著名文评家燕卜苏(Empson)的赏识，获得第一名。参加考试的败选者联袂向校长抗议，“这个奖金不能给刚来的夏志清，应当给我们北大或西南联大的毕业生”。胡适一听夏志清是沪江，一个教会学校毕业生，心里也不痛快，不过尊重考试委员会的决定，仍然颁给志清。志清所以能脱颖而出，完全是靠他的英文，这是在沪江打下的基础。

志清不是出生在书香世家，家无藏书。只因受了济安的启发，喜欢读书，但是没有上过好的小学和中学，初进沪江，觉得英文说写都不如班上的同学，想不到他的作文得到贝特(Byrd)老师的青睐，在班上宣读并讨论他的作文。这给了他信心，使他更加用功，在英文遣词造句上下功夫。志清的论文指导老师是高乐民(Coleman)传教士，后来她去台大教书，常常向济安问起志清，很关心志清的生活。系主任柯佐治(Carver)返美后，在新泽西一家中学教书。志清初来美国时，他的公子也在耶鲁大学读书。志清曾去新泽西拜望过恩师柯佐治夫妇及贝特女士。他感谢沪江的老师教学认真，使他读了许多英文名著。他英文写作的能力，不是那些西南联大、北大毕业生能比的。他们在内地，读书的环境及英文系师资都不及“孤岛时期”的沪江大学。

秦小孟比志清低两班，是有名的好学生，在校就认识，不能算好朋友，改革开放后，她与先生在纽约住过一阵，离我家不远，所以常见面，后来搬去加州。她勤于写作，志清答应为她写序。不幸她早逝，这序没有写成，不知她的书有没有出来？王弘之自借去志清的论文，没有来往。志清没有底稿，我也不知道他写的是



什么,可能是丁尼生吧!因为他在校时读过丁尼生全集。

志清对母校念念不忘,我2005年去上海时,他要我去看看沪江校址,可惜我的朋友们都不知上海理工大学的前身是沪江。很多年前,有位校友访美,住在纽约国际学舍(International House),打电话来,志清恰巧不在,他当时事忙,没有即刻回电话,等他打回去时,这位校友已经回国,非常后悔没有早打电话。校友会以后没有同他再联系过。后来还是低班同学陈国容女士托人带给他一本《沪江大学纪念集》,志清不时翻阅,以解其思念母校之情。志清是个爱朋友,念旧的人。他写文章时,不看信,不回电话,希望这位校友能谅解,我在此代表志清向这位校友道歉。

吴禹星先生来信说《夏志清与沪江大学》即将付梓,希望我写篇序。我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事,虽然我没有写过文章。我要写一写他与他这些同学毕业以后的交往。更要感谢吴先生不辞辛劳搜集资料,精心策划编写此书,每一步骤,都征求我的意见。志清是性情中人,喜欢乱说话,但写起文章来却一丝不苟,非常在乎他的文名。吴先生每次都能接纳我的建议,他的谦虚敬业,令我钦佩。志清在天有灵,一定很高兴吴禹星先生和李亚林女士为他编纂出版此书,我谨代表他向吴禹星先生和李亚林女士致以衷心的感谢。

# 前 言

吴禹星

1900年,美国南浸信会华中差会与美国浸礼会华东差会为传教的需要,筹谋在上海合作创办大学,培养高素质的教会人才。

1905年3月21日,在两个浸会总部的联席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办学方案,计划设立两所并列的学校,一所大学和一所神学院,两校在同一个校园,并由同一个董事会管理,但有各自的校长和教员,大学的英文名为 Shanghai Baptist College,中文则称为“上海浸会大学堂”;神学院的英文名为 Shanghai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中文名为“上海浸会道学书院”。

1905年11月2日,董事会选定并购入黄浦江边的一块土地约131亩,以建设未来大学的校园。1906年10月16日,上海浸会道学书院在四川北路一幢租来的校舍内开学,有学生30名。1909年2月10日,上海浸会大学堂在新建的校园里开学,有新生7人。

1912年,道学书院与大学堂合并,由一位校长管理。魏馥兰博士被推选为合并后的新校长。从1912年一直到1928年,魏馥兰担任校长期间,沪江大学逐步壮大起来,成为了一所国内外知名的教会大学。

1915年,学校中文名改为沪江大学。1916年,沪江打破原先的通识课程设置,在国内大学中首先实行分科制。1917年12月,沪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完成注册,从此可授予毕业生美国承认的学士学位。

在20世纪20年代,沪江大学获得飞速发展,其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地质地理学、生物学、化学等专业,在当时国内大学都曾首屈一指。

1927年,在收回教育权的热潮中,南京国民政府规定所有私立教会学校必须向政府申请立案,学校的校长必须由华人担任。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年仅31岁的刘湛恩博士担任校长。他是沪江大学历史上首位华人校长,也是中国



近代史上最年轻的校长。1929年3月18日,在刘湛恩校长的努力下,沪江大学获准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立案,融入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刘湛恩推行中国化改革,开启了沪江历史上的全盛十年。

淞沪抗战开始后,地处战略要冲的沪江校园立即沦为战场,后被日军占领。沪江师生只得迁至公共租界内的真光大楼继续办学。

抗战胜利后,沪江收回了饱受蹂躏、满目疮痍的校园。由于新任校长凌宪扬才干非凡,沪江得以迅速重建,办学水平也回升到战前全盛时期的状态,而在校规模则在1947年秋创纪录地突破了1000人。

建国后,沪江主动迎接新生政权的改造,努力融入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氛围。但一场旨在改组英美式综合大学和私立高校、导入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建立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由国家教育行政机构集权管制的、以大量单科多科性工业院校为主体的高校体系的院系调整风暴,使沪江大学终结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从1906年10月至1952年8月,沪江大学存世近半个世纪,为中国培养了数千名毕业生和肄业生,其中有不少是社会各领域的杰出人士。如宗教界的鄂志坚、鲍哲庆、傅若愚、缪秋笙、刘良模、周联华,教育界的樊正康、周觉味、钟鲁斋、李好善、罗西嘏,科学界的郑章成、唐宁康、林天骥、纪育泮、涂长望、邱式邦,文学戏剧界的徐志摩、王献斋、桑弧、冯亦代、夏志清等,数不胜数。

夏志清先生的大学四年正值抗战爆发,未能享受安逸甜蜜的校园生活,每天走读,挤电车、公共汽车到位于公共租界的真光大楼上课。在这样艰苦的学习环境中,靠发奋苦读,靠贝特、卡佛等传教士教师的悉心培育,再加上兄长夏济安的指点,夏志清在英语文学和英语写作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夏氏昆仲非名门望族,也无家学渊源,都依靠不懈努力和过人的悟性,取得举世一流的文学造诣。而夏志清日后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以英文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享誉海内外,在沪江的四年求学经历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起点。

本书搜集、整理夏志清求学沪江时期的相关档案史料,试图追寻文学评论界一代宗师的成长足印,还原当时的学习环境和时代氛围,同时也为抗战时期的沪江大学凝固一段历史记忆。本书上编介绍孤岛时期沪江大学概况,包括校园的沦陷,没有校园的大学,校长、教员与各年级学生情况等内容。中编收入了有关夏志清沪江岁月的回忆文章多篇,并配以夏志清与英文系同学在沪江求学时的照片和学籍资料。下编孤岛时期沪江文选,重点选录了夏志清与同窗好友张心沧等发表在沪江年刊上的英文创作,并配上译文。这些文字展示了这两个沪江英文系的高材生高超的英文水准和对社会人生的深入思考。

附录中的年谱是我根据夏志清的自传文字汇总整理而成,夏夫人王洞师母





又作了修订和补充,是比较准确的。

此外新发现夏志清早期轶文数篇也一并收入附录。

夏志清先生在《鸡窗集·自序》中说他生平第一篇文章讲电影,题名《好莱坞大导演阵容》,发表在《新闻报》。根据这个线索,我花了两个周末在上图查阅《新闻报》。夏先生文中说当时他才高中毕业或刚念完大一,具体年份不能确定。所以我将1938年和1939年《新闻报》的胶卷分批借出,逐日查找。第一个周六,在胶片机上看得视力模糊,没有收获,但好在缩小了范围。第二个周六,是2014年12月27日,多了个帮手,两人分工后再查。黄思宇同学比较幸运,开始后不久就跑来告诉我,查到了。我很兴奋,跑到那台胶片机,果然看见“好莱坞大导演阵容”几个字,是登在1939年2月12日《新闻报》艺海栏目,署名是单名,看不太清。确实连载了3天,一直到2月14日结束。回来后,我将3天的署名放大比较,确定为“激”,并致信王洞师母:“新闻报的《好莱坞大导演阵容》署名是激,通澄,清的意思。并且与夏先生《鸡窗集自序》的描述,文章标题一致,连载3天的情况一致,内容一致,时间也契合。应该可以认定。”师母也及时回信说:“《好莱坞大导演阵容》是志清的文章,他原名激元。志清是字。他喜欢‘志清’,不用原名。不知他何时改的。”这是发现夏志清先生中文处女作的经过。

《小天地》上的3篇文章则比较复杂。夏先生去世后不久,2014年1月12日的《东方早报》刊登署名刘铮的《夏志清少作考》,考证上海沦陷时期出版的杂志《小天地》上有两篇署名“文丑”的文章《文学家与同性恋》与《肚脐》为夏先生的早期轶文,“文丑”正是夏志清先生的笔名。后来又有祝淳翔《夏志清少作续考》(发表于2014年10月12日《东方早报》),考证出《小天地》第二期(1944年9月出版)署名“七平”的短文《电影与雅片》也是夏先生的早期轶文。

两篇考证文章都是比较严谨的,但没有夏先生方面的论据,我也不能下定论。所以我求助于王洞师母,希望能在夏先生的文章、通信中找到线索。2015年2月2日,王洞师母发来电邮说:“今天看到志清给济安的一封信,7/13/1957,提到曾给周班侯写过几篇小文章。《肚脐》可能是他写的。”有了这样的证据,将《小天地》上的3篇文章判定为夏先生的早期轶文就比较有把握了。

王洞师母一直忙于整理夏氏昆仲的通信,次日,她又告诉我,刚才在信中,发现志清有个笔名叫“严束”。我立刻搜索一番,发现在1943、1944年的《文友》与《天地》杂志上有4篇署名“严束”的短文。细考起来,《电影与文化传统》与《电影与雅片》文风一致,都有比较明显的学生口吻,对电影的看法也与年刊上的两篇英文稿所表达的思想倾向相同。《文友》上的三篇发表时间相近,应是同一作者无疑。从行文习惯和文中透露的作者阅历来,也是与夏志清当时的知识背景和年龄相契合的。



把《天地》《小天地》时期的文字与初进沪江时的《好莱坞大导演阵容》相比，夏志清的中文造诣明显成熟许多，说明沪江求学，使夏志清在英文和中文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

在搜集、整理书稿的同时，我一直想到当年的沪江校址——真光大楼二楼，实地踏访一番。2014年12月下旬某日，有事经过外滩，就找到真光大楼附近。七十多年前租界时期的建筑，亚洲文会大楼、女青年会大楼、真光大楼、广学会大楼等留下过当年沪江师生身影的建筑都还保留着。只不过现在都归属于一个叫作洛克·外滩源的地产商管理。真光大楼整幢楼在装修之中，我想拍一些外景，却发现周围工人们搭建的灯光设备和看台挡住了镜头。一年一度的跨年灯光秀将在真光大楼前举行。

真光大楼与广学会大楼为联体姐妹楼，由当时沪上著名闽籍建筑师邬达克设计，所以它们的外立面很相似。我转到真光大楼背面，发现广学会大楼正在营业。进去说明来意后，服务人员提供了洛克·外滩源办公室的电话，但一个姓甘的经理拒绝了我进入真光大楼的请求。我便继续沿着苏州河寻找与沪江年刊上老照片相似的街景。

几天后，网上有条消息称，今年的外滩跨年灯光秀取消。我以为那些工人白忙了一场。可不久在地铁广告里，又看到说今年跨年灯光秀移师外滩源，且有人数限制。

12月31日夜，我决定用一个通宵改定《夏志清年谱》。22点44分，电脑屏幕上出现一段文字：“傻里吧唧地去跨年了。才知道南京路的跨年是这样的，被人潮包围，一步都挪不动，想摔倒都难，因为只有一个可以放脚的地盘，商场门口挤成人墙，我飞不进去。终于挤到饭店把饭吃了。吃完饭想回去了，这一路的艰辛，走一步堵七八分钟，不小心就会被人踩死。小伙伴与我被挤得分开，一个在车的最前面，一个在车的最后面，通电话之后才找到对方。我想静静。”这是帮我整理沪江大学文献的学生助手阮丹刚发在QQ空间上的。我一边感叹年轻人的疯狂，一边继续工作。

到子夜时分，年谱改完了，我心里一轻松，开始整理上编的材料。却不知道此时惨剧已经在陈毅广场发生，而所谓“跨年5D灯光秀”也在真光大楼等建筑的墙面上准时开演了。

我不知道这种崇尚短暂的表面奢华的灯光秀为何如此流行，而且又居然把具有浓厚历史积淀的真光大楼裹挟进来。在这样一个陶醉于感官刺激的镀金时代，真光大楼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

# 目 录

序 .....	王 洞	1
前言 .....	吴禹星	1

## 上编 孤岛时期沪江大学概况

战火中的军工路校园 .....	2
没有校园的大学 .....	12
校长与各学院教员 .....	18
各年级学生情况 .....	44
学生课外活动 .....	56

## 中编 夏志清的沪江缘

同学少年多不贱：夏志清的沪江缘 .....	66
初见张爱玲 喜逢刘金川——兼忆我的沪江岁月 .....	79
读、写、研究三部曲 .....	86

## 下编 孤岛时期沪江文选

Discipline (纪律) .....	夏志清	96
Fallacies Concerning Education and the “University of Society” (有关教育和“社会大学”的谬论) .....	夏志清	101



The Liberal-Minded (自由主义思想者) .....	张心沧	106
A University Life without a Campus(没有校园的大学生活) .....	张心沧	109
On Coeds (关于男女同校) .....	张心漪	112

## 附 录

夏志清年谱 .....		118
父母与夏志清的交往 .....	张嘉靖	133
心心念念 足音壁回——记永远的夏志清先生.....	何坤泽	135
夏志清夫人访问记 .....	李亚林	143
夏志清早期轶文 .....		148
后记 .....		165

# 上 编

## 孤岛时期沪江大学概况



## 战火中的军工路校园

沪江大学由美国南北浸会联合创办于 1906 年。经过 30 年的努力,到 1937 年抗战爆发前,已发展成为一所较高水准的教会大学,并建成了位于军工路黄浦江畔的美丽校园。校园内栽满柳树和四季常青的灌木,铺设草坪,修筑了网球场、足球场和田径跑道。二三十幢高耸的洋楼散布其间,呈现一派充满异国情调的景色。尤其在华人教育家刘湛恩任校长的 20 世纪 30 年代,沪江大学成功实现了中国化,迎来了办学历史上的黄金岁月。但这一繁盛兴旺的大好局面不久就被日寇侵略的炮火所打断。



沪江大学校园全景(19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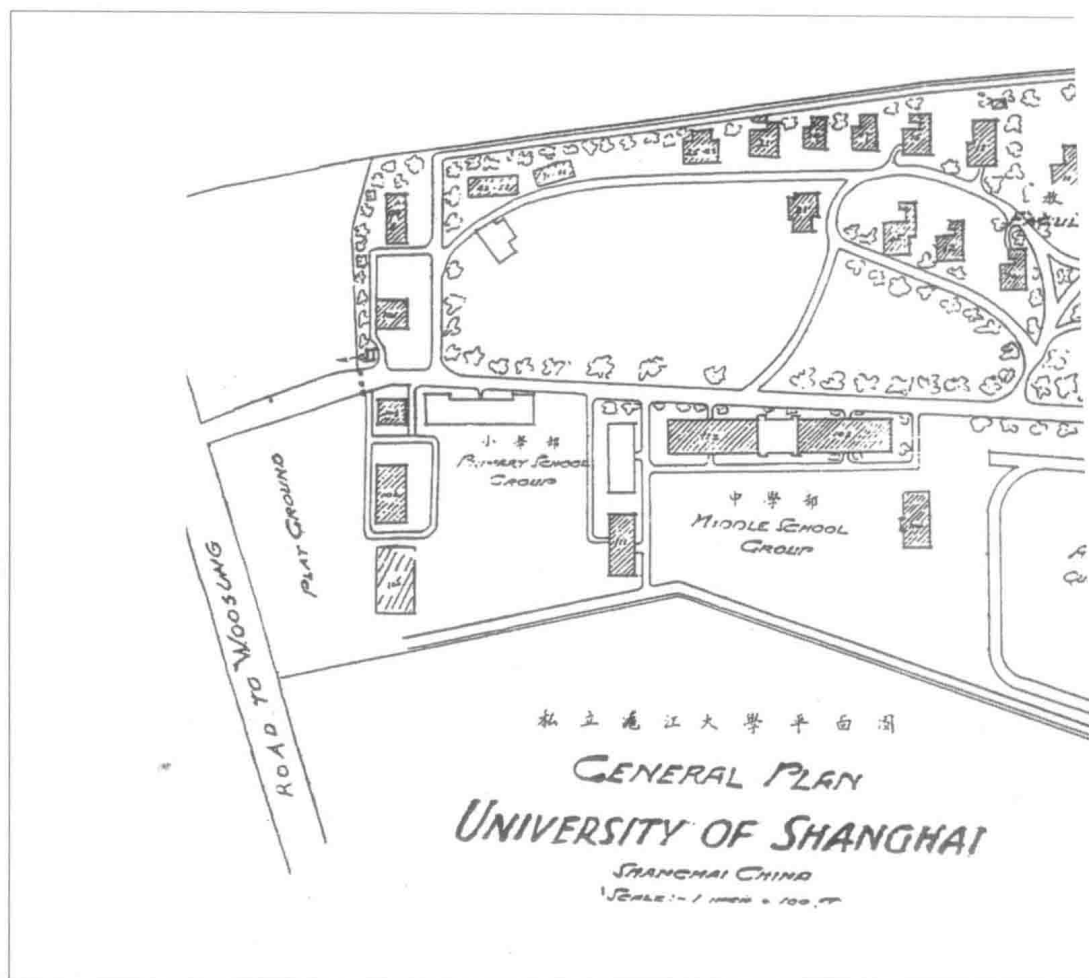


在1932年1月28日开始的第一次淞沪抗战中,地处军事要冲的沪江校园就受到战火的波及,有一发炮弹落到了校园里。当时日军司令部和机场就设在校园隔壁,并封锁了通往市区的道路。沪江只得借用四川路上的青年会大楼和城中区商学院校舍开学,直到日军解除封锁才于6月1日迁回校园。本图为沪江大学附近日军所筑之飞机场。



1935年秋,夏志清考上沪江大学附中,在全盛期的沪江校园内度过了高一的第一学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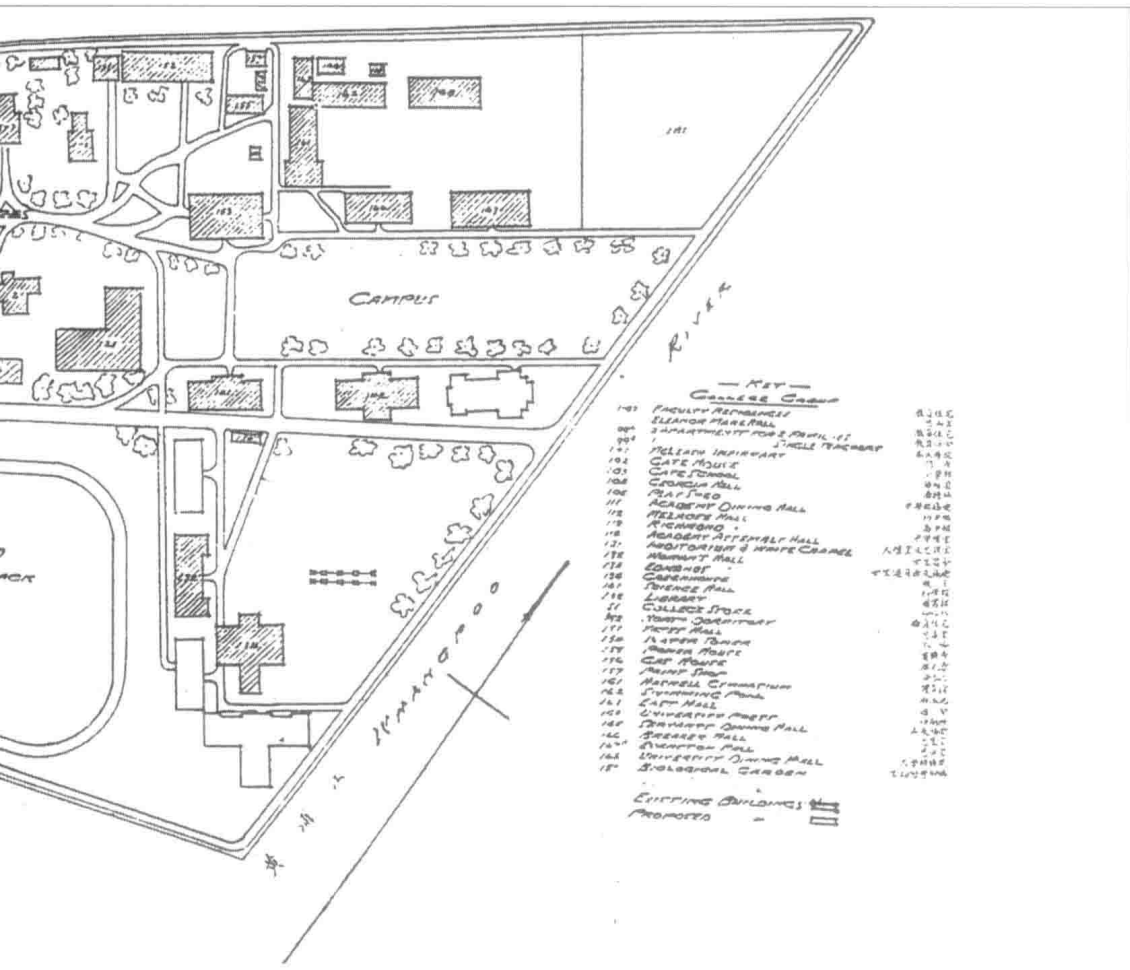




沪江大学校园平面图(1937)

在1937年8月9日“虹桥机场事件”发生后，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阴云，刘湛恩校长事先已做好把位于公共租界的城中区商学院作为全校的临时校舍的准备。到12日下午的时候，校内所有人员都已撤离完毕，只留下刘湛恩、樊正康、毕义思、韦爱伦等100多位教职员，为保护校产，一直坚持到校园完全被战火覆盖的时候，才借着夜色，穿越火线，撤退到市区。





When the Japanese soldiers commenced the aggressive war right near the back fence of the University campus about 5:00 p. m., August 13, there were over a hundred members of the faculty and staff who remained there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iversity property. For four hours we were obliged to seek shelter in the Science Hall basement. Then we marched out and safely reached the Downtown School of Commerce build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When we were obliged to start the general evacuation from the campus several faithful university servants remarked to the President, "We have served the university about twenty years and have never run away. We shall remain here." A few who were left behind were driven out by Japanese soldiers the next day and two of them were killed. To the servants who made the supreme sacrifice I wish to pay my high tribute, I wish also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pay special tribute to Dean T. K. Van, Mr. S. S. Beath, Dr. J. H. Wiley, Mr. C. B. Chen, and the staff for their devotion to the University as they remained on the campus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iversity property till the last minute.

—President Liu in his report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ctober, 1937)